

爱是飓风过境后的阳光

阮幼仪[×]著

飓风之上



“虽然他很帅，但看起来充满危险，你要小心。”
“这个拿命来救我的男人，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阮幼仪 × 著

飓风之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飓风之上 / 阮幼仪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94-1402-1

I. ①飓… II. ①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82343号

书 名 飓风之上

作 者	阮幼仪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李 娟
封面设计	将格格Atomic
版式设计	新兴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02-1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第一章

1 佛光里的琅勃拉邦

045 第二章

2 我看着你，你是个谜

069 第三章

3 黑夜里他的孤独与憧憬

151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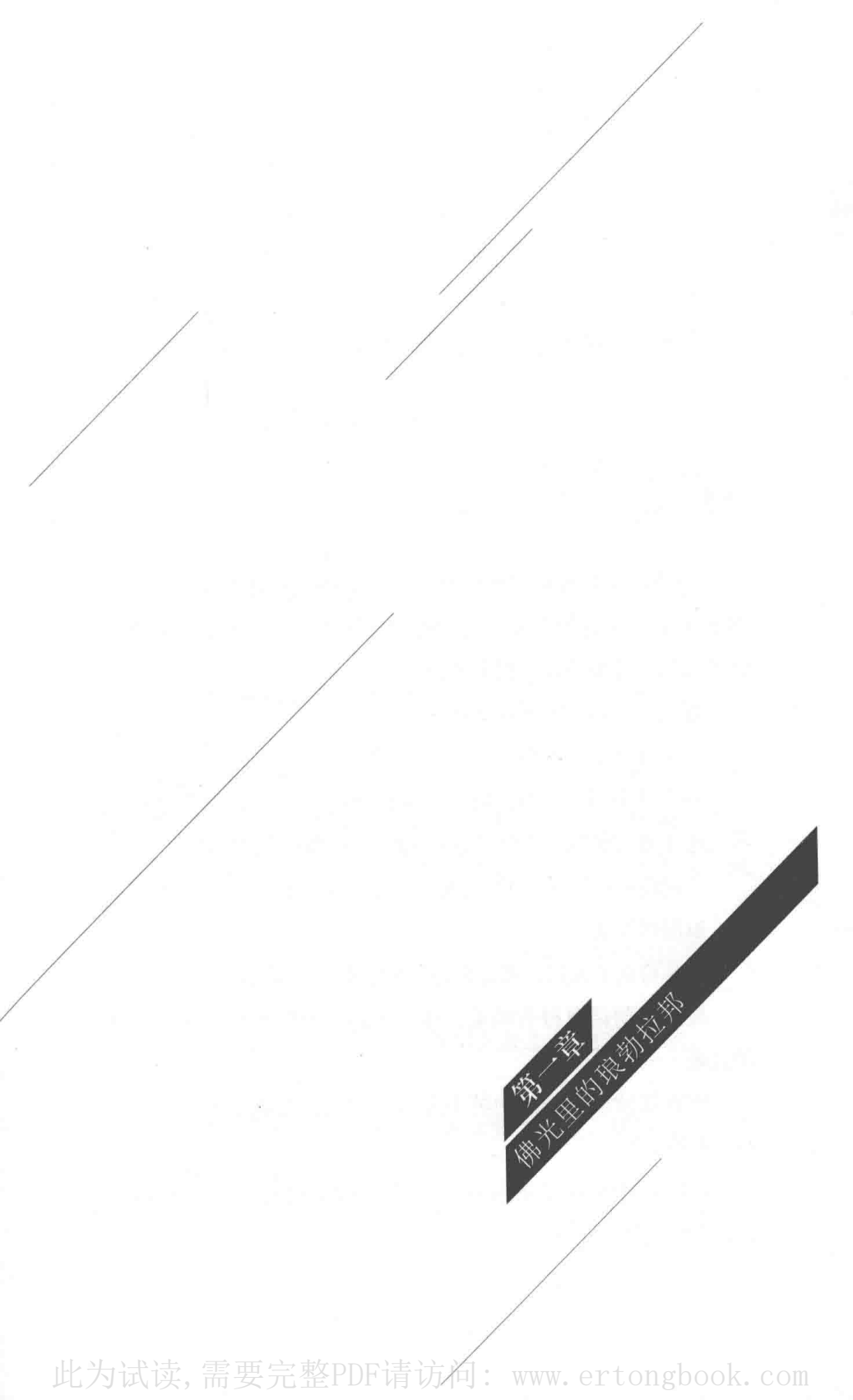
4 与你同生同死

251 番外

5 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

277 番外

6 黑心人开的黑心店

The page features several thin, parallel diagonal lines in light gray, scattered across the background. A prominent dark gray diagonal bar is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containing the chapter title.

第一章 佛光里的琅勃拉邦

▷▷ 1

突突作响的发动机仿佛枪声，一片呛人的浓烟里，温晚勉强坐起来。身边的虞可可还死死地拉着季冬的衣袖，脸色被倒映了火烧云的湄公河水衬得苍白。

温晚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昏迷了一天啊。

她坐在船上，靠着船舷，静听片刻，没听到想象中的枪声，这才确定他们三人已经顺利逃脱了所谓的武装驱赶。

“阿晚……”虞可可紧张地开口，“我们该……怎么办？”

温晚摇摇头。

“你可别不说话，我是跟你来的，你别管杀不管埋！”

最后一句话说得有些重，季冬下意识地阻止虞可可：“说什么呢……”

声音却被温晚低沉的笑声盖过：“呵，事到如今，走一步看一步呗。”

温晚的眼神里泛着玩味的冷意，虞可可被她看得有些发怵，心虚地低下了头。

——你还不肯和她说实话？

——她和你不一样，我喜欢的是她。

哪里不一样了？

虞可可偷偷抬眼打量温晚，心里倔强地反驳着季冬的话。

一路逃亡并不顺利。

深夜两点，琅勃拉邦空旷无人。

他们三个已经路过第五个酒店，不是客满就是早已关门。

虞可可哭丧着一张脸，拖着尾音耍赖：“我真的走不动了，这到底是什么破地方啊！”

她话音刚落，街角的门突然打开，一个高大的黑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虞可可被吓得尖叫着躲到季冬的身后，紧紧地攥着季冬的衣角。

温晚皱了皱眉侧目看过去，路灯昏暗，走出来的男人背着光，个子很高，背脊笔直，懒散地拖着步子，隔着老远，手里的垃圾袋随意一丢，正中垃圾桶。当他半转身，温晚瞥见一道模糊的五官轮廓，很深邃。

她发现男人头上方motel的牌子正被七彩的霓虹灯围绕得闪闪发光。

温晚眼睛一亮，快步上前，在男人进去之前拦住了他。

“还有空房间吗？”

柏骞停下脚步，垂下眼眸淡淡地瞥了一眼，他的头发有些乱，人显得很没精神。

深夜的街道很空，快到五月的雨季，空气潮湿又腥冷。

静默半分钟，温晚以为自己猜错了，他并不是中国人，刚准备换成英语再问一次，就听到他的声音飘着在头顶。

“要几间？”

他的声音听起来比他的人看起来更没精神。

深夜两三点出来扔垃圾也太奇怪了吧！

“三间。”

“500美元一间。”他也不看人，顺势靠在墙上，地上一片修长的影子，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偏头，用打火机慢吞吞点燃。

温晚的目光盯着他的手，火光微闪，她看见他手虎口的位置有厚厚的茧，食指的指腹也很硬，那是常年用枪才会留下的痕迹。

她的脸色有些变化，毕竟身处金三角，什么都得往最坏的方向想。

“不还价。”低沉含糊的声音伴随着淡淡烟雾喷在脸上，散去后，温晚终于看清了他的五官。

她的目光微微地一闪，愣住，仿佛有短暂定格，神思飞远，直到面前这熟悉又陌生的脸和多年前的一瞥慢慢重合。她低头，突然笑了一下。

身后的虞可可听到价格不高兴了，她长得可爱，声音又甜，对着柏骞眨了眨眼睛撒娇，看清柏骞的长相后声音更像抹了层香蜜一般，又甜又腻。

“帅哥老板，你是不是把单位说错了，五百人民币吧？”

柏骞低头吸烟，目光停留在温晚脸上。

见柏骞不理她，虞可可有些气结，声音沉了下来：“帅哥，你可不能看我可爱就欺负我。”

柏骞掸了下烟灰，抬头看了一眼，慢吞吞地张开嘴：“可爱的标准什么时候这么低了。”

温晚抿抿唇，没作声。

“你……”要不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季冬面前少得可怜的形象，虞可可差点儿就跺脚了，“这么说话就过分了哟！”

“行，五百就五百。”温晚适时地打断他俩的对话。

她觉得他要这么高的价格，是有意刁难不想给他们住，但不想给人住还开客栈干什么。此刻的他们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赶紧找个栖身之地才是当务之急。

季冬从身后走了过来，抢先一步将钱递给柏骞。

柏骞漫不经心地将烟头扔进了垃圾桶，才接过钱。他手指修长，拿钱也好看，甩了甩，抬脚轻轻踢开客栈大门，嗓音淡淡，“进来。”

客栈是琅勃拉邦街边常见的两层法式小楼，面积不算大，装修看起来有些简单，但从风格到布置都有种特别的感觉。

温晚看了看四周，目光被柜台旁的黑板上用吸铁石贴着的一张照片吸引了。她微怔，有一瞬间的晃神。

虞可可一直在旁边小声抱怨，她向来最在乎面子，特别对方还是帅哥，刚刚柏骞让她吃了个大瘪，她的心情非常不好。

“什么嘛，收着五星的价格，给着农家乐的体验。”

温晚没理她，走近了两步，专心地看着照片，柏骞在给他们找房间钥匙，季冬被她烦得无可奈何才安抚了两句。

忽然一只粉红色的顽皮豹挡住了温晚的视线，她微抬眼眸，还看不到这人的脸，直到仰高了脑袋，男人小麦色坚毅的脸庞，才被全部看清。

温晚想，这人比目测的还要高大，衣服下的肌肉，看起来很结实。

“什么事，老板？”她轻问。

柏骞把钥匙轻轻扔过去：“上楼左手边第二间。”

温晚看了眼照片又看了眼他，接过钥匙，背着包上楼去了。

柏骞的目光从女孩背影上落下，看向那张旧照片，懒散的瞳孔里，有几分漆黑冷意。

照片上的男生穿着白大褂，笑得有些傻气，温晚认识他。

他叫边岩，是她在东大的学长，传奇般的学霸人物。

她将背包和外套都放在地上，季冬拍了拍她的门。

温晚打开门，抬眼看他。

“要吃点儿东西吗？”季冬快速收拾了一下，终于从落魄的形象回到了他该有的帅气。三天流窜逃亡的日子，连季冬都不免心生疲惫，而温晚却一直沉着脸，冷静到可怕，不害怕又不着急，是这女人太过胆大还是……

他收住关不上的思绪，低头看向温晚。

温晚摇了摇头，眉头微皱，表情有点儿嫌弃，“我到老挝后就没洗过澡，我现在就想洗个热水澡，然后睡一觉。”

季冬点头又看了温晚一眼，“……算了，你早点儿休息。”

他转身回自己房间。

温晚关门的时候，眼角余光看见柏骞坐在楼梯扶手上，长

腿斜着地，手不离烟。

她盯着他的侧影，不知入了什么魔，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轻咬下唇，动作却很大胆，踮起脚鼻子凑近他，轻轻闻了一下，低头瞥了眼他手里的烟盒，“抽的俄罗斯风情？”

柏骞没动，对她无声的靠近仿佛早就有所察觉，他侧头看着搭讪得这么直接大胆的女孩，火星明灭，荡漾在他漫不经心的瞳孔里，他看了眼温晚，目光又移开，“认识俄文？”

这是外烟，从俄罗斯本土直接寄到老挝来的，没有英文和中文的标识，市面上几乎见不到，要不是边岩也爱这个牌子的烟，她根本没机会认识。

温晚摇了摇头，手指碰了碰烟盒，语气稍微重了一些，“我只认识这个。”

柏骞拿烟的手停了一下，将烟头掐进旁边的空酒瓶里，没话了。

温晚明白这个男人没有再和她搭话的意思，但她眼睫一敛，更靠近了他一些，问出了最想问的话，“我和你以前是不是认识？”

她看到他睫毛顿了下，一直垂着的眼角有了点儿精神，抬头，五官毫无笑意，眼神却轻佻地眯了眯，紧接着温晚感觉腰间的细腰带被轻轻一拽，整个人向前倾倒，掉进迎面而来的男性气息里。她几乎贴到他的下颌，脸颊一痛，那下颚深刻硬朗，而她被他身上散发的这股明显与他懒散形象不相符的厚重男人味儿吓到，微闪眼眸。柏骞的声音又低又沉，落在她滚烫的脸上，“年轻妹妹，喜欢用这种方式搭讪男人？”

温晚有些发蒙，鼻息相容使她的脸难免有点儿红，几秒后镇定，抬头，漆黑晶亮的眼睛看着他。

柏骞眼神搁在她脸上两秒，手一撒准备甩开她。

温晚突然抓住他的衣袖，白静小巧的五官在昏黄色的灯光下突然耀眼起来，她目光里有种东西叫势在必得。

“我只用这种方法搭讪你。”

▷▷ 2

客栈前厅似乎很久没有开过窗子，有一股潮湿的味道，很淡，倒是烟味儿特别重。

温晚抬眼看着，前厅各个角落都有烟灰缸，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烟蒂。温晚皱眉，对他这种吸烟强度，有些担心。

“你昨晚在那里和客栈老板说什么呢？”吃饭的时候季冬皱着眉问她，他昨晚回房后还听见她和那人的声音，隔音不是很好，他们聊天的内容他几乎听了个全。

他们起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现在这饭吃的中不中晚不晚。

温晚没睡好，没什么精神，白着一张脸，小口小口地吃着米粉。

“没什么。”

季冬听到这话急了，“你注意点儿，开客栈的老板店里每天来来往往多少人，他长那样多少女人喜欢他，你别往上凑，

他不适合你。”

“我喜欢他八年了。”温晚放下筷子，咬着吸管吸了一口奶茶，平静地说道。

季冬立马反驳：“胡扯，那他叫什么？”

温晚不说话了，她确实不知道他叫什么，只记得那年在日本，受难人群中，她浑身是血，迷茫无助，是他将她送到了医院。

季冬知道温晚这种看起来乖乖巧巧、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就喜欢那种看起来有故事又神秘的男人，恨不得跟着他天涯海角才好。

他目光就直直地看着她，见她一脸平静毫不在意的模样，心里更不是滋味，突然伸手抓住她没拿筷子的左手。

季冬的神色慌张，眼里印着爱意，语气更热烈饱满了几分，“你知道我喜欢你的。”

温晚叹了一口气，将自己的手抽出，刚准备说什么，她对面就坐下一个人。

柏骞嘴里叼着烟没有点燃，发梢随便趴在鬓角，水滴顺着下颚流过喉结，再没入灰旧的黑T恤里，他两只手臂搭着桌沿，垂着头好一会儿，慢吞吞掏出打火机，点燃长吸了一口，才突然醒了过来似的，手臂一弯肌肉鼓出来，线条非常优美。温晚移开眼神时，一根烟在她和季冬之间划了一下，然后就听见柏骞没睡醒的声音：“你男朋友？”

温晚听他一副随便聊天的语气，咬着吸管没说话，季冬却肯定地回道：“是。”

她咬着吸管的牙齿没控制好力度，咬到了下唇的嫩肉，火辣辣地疼，便抬眸看着对面柏骞。

他好像没什么反应，目光有些轻佻地在她和季冬身上游荡。

虞可可打着哈欠从楼上走下来，看着他们都在吃饭，一下子委屈地噘着嘴，不满道：“吃饭不叫我。”说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大厅内不寻常的气氛，她睁大眼睛略微迷茫地看着温晚，“发生什么事了吗？”

温晚站起来，从座位离开，“过来吃吧，帮你打包买回来了。”说完便上了楼，坐在二楼的阳台上吹着潮湿的风。她的心底有些慌，自从再次遇见柏骞，向来平静的心像是被热水煮得又烫又软。

这次的意外相遇，她好像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迫不及待。

八年前东京大地震是她第一次遇到他，也是唯一一次。

有一次她在边岩的手机里看到过他的照片，她想询问的时候边岩总是温和地岔开话题，每个人都有不想触及的事情，温晚虽然很想知道，但也识趣地没再问。

她听别的学长说边岩有个很厉害的哥哥，她想或许那个男人就是边岩的哥哥吧。

虽然长得完全不同，却有种类似的气质，那叫物以类聚。

而她在客栈看到了边岩的照片，更进一步加深了她的判断。

只是阔别多年，也不知学长如今怎样，只听闻他也在金三角当医生。

都在金三角，总能遇到的。温晚想。

她从阳台离开的时候正好路过一个房间，房门虚掩着，她的目光透过那条不大的细缝看过去。屋内没开灯，窗帘半拉，光线很昏暗。

柏骞正站在床边，换衣服，他上身半裸，下身穿着一条普通牛仔裤，两条腿修长但壮实得惊人，裤子拉链半解，露出里面黑色内裤的边缘。

温晚立在原地，抿了抿浅粉的嘴唇，目光停在他腹间的八块肌肉上。

看着这么颓废懒散的人，身材却不同寻常的野性和坚韧，那些扎实的肌肉仿佛被他刻意隐藏，却又在不经意间泄露出线条。每一块的鼓劲都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蓬勃又让人脸红。

温晚目光一转，惊讶地看到他背脊上大大小小的疤痕，最长的一条横跨肩胛骨，邪佞又深沉地躺在小麦色肌肤上。

她微微吸了口气，身为医生，她的目光已经撕开了那些密密麻麻的疤痕，清楚地看到它们经过哪些残酷的伤害，绝不是一般的伤势能造成的。

她目光一紧，倏尔想起他虎口上的茧子，这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开客栈不可能开成这样吧？

正在她思考时，两道锐利的气息突然刺来。

柏骞猛地转过了身。

这种眼神温晚这辈子都忘不了，虽然只短短呈现了两秒。

那是下意识的凶狠，眼里布满森然，他像是从地狱中走出的恶狼。

温晚被骇住，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恢复成平日里的懒淡。

她的眼皮眨动得有些快，歉意地笑了笑，“你身上的伤挺多的。”

柏骞转回身，将衣服穿好，慢悠悠地从房间出来，但是毫无前兆，一瞬间，温晚已经被他抓进房间里。

惊叫声咽在喉咙，她有些不知所措，僵硬地站在原地，他靠得有些近，身上干净的味道都扑在她的鼻尖，明明看起来有些邈邈不羁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干净的味道？

她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就碰上了身后的房门，耳边听到一声锁合上的声音，一下子没了退路。

“看到多少？”他低着头，又靠近了一些，身上穿着刚刚换上白色的T恤，与屋内昏暗的光线融合，晕染成了一幅黑白相交的水墨。

温晚低着脑袋偏过头，又觉得自己这样输人输阵，便将身子站直抬眼看他。她身高刚一米六，只到柏骞肋骨的位置，距离太近，抬着眼连他的脸都看不到。

她回答：“没看到。”

柏骞嗤笑一声，双臂往她身侧一伸，弯腰与她视线平行，四目相接，他慢声吐字：“老实点儿。”

客栈内开着冷气，中央空调的出风口正巧在温晚头上，凉风下她不发一言。

她忽然伸手碰了下他背上的枪伤疤痕，隔着薄薄的T恤，她冰凉的手指感受到了他温热的肌肤。

手指尖在伤疤的边缘环绕，眉头微微皱着，表情像是坐在诊室里的医生，无比认真。

“伤疤的角度很刁钻，你受了不少苦吧。”

她的话音刚落，下巴就被他手指捏起，他的脸上没有表情，语气也轻，“小姑娘，我跟你还不熟，想睡找你男朋友。这里乱，男人不要随便撩，一不小心横尸荒野。”

他这是因忌讳而故意挑开话题，温晚听明白了，浅笑了一下，抬头看着他的脸，“我不是小姑娘，也不怕吓唬，这条命，你真要拿走也行。”

反正八年前，是你救的啊。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谁都不说话，只听见冷气的呼呼声。

她那只手还抓在他腰间，掌心越来越潮。柏骞突然低头嗤笑一声，温晚脑子里还没分析出他笑的原因，那只变得湿漉温热的手已经被他控住，他带着她的手穿过衣服直接和他腹部肌肤亲密接触，然后手越来越往下，碰到了粗硬牛仔裤的边缘，碰到了内裤的边缘……

温晚的手猛地一缩，脸红了起来，心跳加速，低着头却又无处可逃。

柏骞一脸如常，低头看了眼她的胸口，嗓音低沉轻佻，“明明就是小姑娘，还挺害羞？”

温晚的脸露出不自然的绯红，用力抿着唇，“……不是。”

她低着头看着被他握在掌心的手，忽然想起八年前自己的手也是这么被他用力地握在手里。

也是这么炽热，充满生命。